

汝海四望

●王庆

汝州市区南边的汝河，古代称汝水，因水势浩渺又被人称之为汝海。汝州古代八景第七景“汝水横舟”这样描述：“渚浅沙清若鉴开，盈盈带水自环回。啄萍野鸟分行立，戏藻游鱼逐贯来。海客错疑蓬岛路，渔郎谁作济川才。春来遍是桃花浪，一任乘槎摆溯洄。”这是多么引人入胜的情景，河面无边，水清流缓，绿萍水鸟，引舟水中，竟疑是来到了蓬莱仙岛！古人称之为汝海，看来是名实相符了。但笔者的记忆中，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汝河夏季暴雨时，浊浪滔滔，牛石流走，枯水时，仅剩河中间一条细流涓涓，保持着一条河的尊严。这种情形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越来越差，汝河断流已经成了常态。汝水横舟的美景和汝海的称谓，成了汝州人纸上的记忆和口头的传说。

汝河的治理开始于2009年，经过几期的治理改造，汝

河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水利综合应用工程和休闲娱乐中心。汝河最精彩处是濒临汝州城的大约10公里河段，其中最靓丽的则是以汝州小三亚而远近闻名的汝河沙滩公园附近。

当你站在沙滩公园东望，只见这里河面开阔，清冽的河水缓缓东流，汝河二桥横亘在汝河上，远处日出的地方，是新建的汝河三桥。这不就是大海的感觉吗？古人汝海称呼可能就是这样的吧！

你向西方看去，但见宽阔的河面上，河心岛如一艘大船停在中央，上边是各色的植物。远处天际线上，是刚刚改造一新的汝河一桥在闪着金光。

回首南望，近处在清晨金色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就是沙滩公园，这是一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临河公园，被称为

汝州小三亚。每当节假日，这里游人如织，乐而忘返。再远处，是已经建成的或正在施工的扶贫安置房。再远看，就是汝州的工业心脏——汝州工业园区，这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，为汝州人民创造着税收。更远处，就是汝州“两山加一川”的南部伏牛山脉的余脉。

转首北望，临河的就是滨河公园，这是个长十余华里公园，娱乐设施齐全，是人们锻炼身体的好地方。再远处就是汝州市区，但见高楼林立，气象万千。再远，可以看到太室山脉，这也是伏牛山脉的一部分。

在这里，环顾四周，细细观望，一种自豪和激动油然而生，为家乡的美景自豪，为汝河的新生而激动。我想汝河如有知，也会在这里感叹：故乡的亲人啊，不要再叫我汝河，请叫我的尊称——汝海！



北汝河 张军平 摄

有情调的小馄饨

●李晓伟

傍晚，在青年广场的路边，摆放一口热气腾腾的小锅，沿锅周边摆放着的几张小桌，在“吡吡”作响的电石灯下，食客们低头喝汤，空气中浮动着香气。这是我对老汝州馄饨摊最早的记忆，这份记忆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——我的中学时代。

在汝州这座中原小城，馄饨并不是美食界的主流。因为它分量小，吃不饱，除了换换口味，其实并不怎么受人待见。即便如今，本地土著们开过各种美食店，但唯有馄饨店为南方人主营。

作为一种特别矜持又小家碧玉的小吃，馄饨被古人称之为：“天下通食也。”可见其流传之广，名气之大，为社会各界名流、街巷童叟所熟知，可谓无人不知，无个不晓。

仔细想来，南北馄饨还是有差别的。一般馄饨皮都发白，南方人做的馄饨皮却呈现浅黄色，这是因为和面时加了蛋清。它不仅能让面皮韧劲十足，吃起来也会更有营养。一个包好的馄饨像小元宝一样，很是精致。

如今，每家做馄饨的都有些独门秘方，但馅料成分基本一样。瘦肉剁成末后拌上食盐，不放任何的大料，在冰箱里静置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拿出来时肉馅黏糊香滑，吃的就是肉原本的鲜美。

若在老汤中下入新鲜鸡架，慢火熬上七个小时，让鸡肉和鸡骨精华完全融入汤里，掀开锅盖的一瞬间，鲜味就让人把持不住。

馄饨在高汤里滚上三滚，倒入碗中。紫

菜、香菜、虾米和榨菜丁一样都不能少，就这么热气腾腾端到了吃货面前。装馄饨的碗一般不大，但对于吃货来说，味儿才是最重要的。

馄饨是我国古老的传统风味小吃，南北均有，至今最少也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。清人杨静亭有诗赞曰：“包得馄饨味胜常，馅融春韭嚼来香。汤清润吻休嫌淡，咽后方知滋味长。”把小小的馄饨形容得有滋有味，让人直咽口水。

据说，早先馄饨与水饺并无区别。

南北朝颜之推说：“今之馄饨，形如偃月，天下通食也。”古人认为这是一种密封的包子，无七窍，故名以“浑沌”，后改称“馄饨”。这种起源于北方的面食，后来在南方发扬光大。到了唐代，馄饨和水饺已明显有别，别在皮的厚薄和形状。随着馄饨在各地流行，名称渐多。北方及江浙一带称馄饨，广东称云吞，四川称抄手，湖北称包面，新疆称曲曲……

民谣有“冬至馄饨夏至面”。《燕京岁时记》说：“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，颇似天地混沌之象，故于冬至日食之。”民间将吃馄饨引申为打破混沌，开辟天地。南宋时的临安（今杭州）也有冬至吃馄饨、祭祖先的风俗。馄饨形似元宝，食之可讨吉利。

陆游《对食戏作》：“蒸饼犹能十字裂，馄饨那得五般来。”沪上今有“五般来老上海馄饨铺”。从前沿街流动的馄饨摊——“柴爿馄饨”，可谓“阿拉”心头的痒痒肉。湖州周生记馄饨是“中华名小吃”，20世纪初由周济相创办。谚曰“湖州人烧馄饨，汤里

来，水里去”，可见汤料之于馄饨的重要性。汤里除盐、味精和猪油，还有切碎的紫菜和榨菜丝、蛋皮丝、虾皮，色泽清丽。

还有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的“苏太太”，每晚换换旗袍，拎着保温桶出门买一碗云吞，其烟视媚行暗合馄饨风味，如改成买炸酱面则风情大失。在怀旧影视作品中，秋冬之夜，女子从临街窗口用长绳垂下一吊篮，内置一碗，以吴侬软语吩咐卖夜宵者：“馄饨一碗。”《浮生六记》里的芸娘，在丈夫约了三期四友出游时，包下一副馄饨担随行，浪漫又体贴……

不过，馄饨纯属小资情调的有闲小吃，而非草民疗饥的首选。

同时，吃惯了生冷地的味道，要打开另一个地方的菜系并不容易，除了有冒险意愿的味蕾，还和餐馆、点菜、吃饭的人密切相关。

仍然记得青年广场那家馄饨摊，虽然它早已不存在了。

整个馄饨摊以一张小方桌为中心，四方方，整洁干净。案板上放着一盆馄饨馅，一摆馄饨皮，随着摊主一双巧手下翻飞，灵巧配合，转得飞快，几秒钟时间，一只如美丽小白鸽的馄饨便做好了，等候着飞进那只翻滚的锅里。

煮馄饨讲究“一滚二满三清”。一滚指水要滚得厉害，令馄饨速熟定型，无松散露馅之虞；二满指锅中的水要满，让馄饨有翻滚空间，以免彼此碰撞；三清指煮馄饨的水要保持清澈，避免汤水受馄饨皮上干粉的影响而变得黏糊。



一碗汤料清澈的馄饨，最体现江南风味和情调。端上桌，馄饨皮薄清爽，碗中汤波荡漾。用汤匙轻搅，羽衣缥缈，裹一团轻红沉浮，更有葱花点缀几许春色……“喂一口，‘鲜脱眉毛’”。吃一口，馄饨皮滑溜筋道，细嚼还有点脆脆的。一口下去就吃到粉嫩的肉馅，细腻弹牙鲜美十足。表面泛着油花儿的汤汁，喝起来香滑滋润，胃里也暖暖的。

馄饨虽好，却不挡饿，北方人食量大，须配小笼包子或蒸饺才能将胃填饱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还让我念念不忘那些寒冷的冬夜，晚自习放学后，在馄饨摊上摇曳的灯光下，与三三两两的夜行人，在寒夜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四体通泰，百脉俱开，那是多么的温暖呀。

如今，偶尔会去千里香馄饨店吃一碗馄饨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对美味馄饨的喜欢，因为它里面饱含着悠悠岁月的回忆。

犹记，那年，那月，那夜，那一碗馄饨香。

春风十里 遇见孟洸

●魏郭

初春的古梁子平里，野菜野草悄悄喜欢着，偷偷伸展着猫了一冬的身躯，把羞涩的和颜悦色展露出来，似乎是献给先生最好的春礼。

我站在先生的墓前，尽情地享受着白蒿藏着淡淡苦味的清香。

此时，春风乍暖还寒，冬麦青青，杨柳吐绿，远处的鹿台山氤氲着一层青雾，正是与先生神游故园最好的时刻。

那些枯黄的蒿草，一株株，铁一般在先生高大的墓冢直立。它们的顶端，依旧托着去年盛景之后若隐若现的记忆；而在它们的根部，已经萌发出一团一团青白色的嫩草。时光的轮回，在这里悄无声息地演绎着，恍如先生不灭的灵魂。

我的目光，游离在高大的墓冢、无尽的麦田、茫茫的远山之间，神思飘逸而游荡，仿佛微醺之后的超然。

先生大才，却屡遭坎坷，因为坎坷，更能释怀，愈发脱俗。这是我最仰慕先生的



孟洸墓

地方。

先生精通医学，进士及第，授尚药奉御，累迁中书舍人，可谓平步青云。京师为官，自然应该懂得官场规矩。然先生却不愿失却一位医学家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，以及农家子弟纯朴的本色，所以，先生犯了一个致命的低级错误。彼时，武后当朝，先生拜访凤阁侍郎刘祎之。在他家里见到则天女皇赐给刘祎之的银子。先生一眼便看出了女皇赏赐的银子有假，若以潜规则而论，定然不会点破，然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直言相告：“这是用药（银）水涂抹的假银子，一烧便知。”刘放火中一烧，顷刻化成锡水。武后知道了这件事，对孟洸很不满意，便将他降为台州司马。先生求真的本性由此可见一斑。

先生遭贬，却也泰然看待人生得失。风波过后，先生重返京师，升迁为春官侍郎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。一贬一升，先生的大才更加声名大噪。

太子相王李旦仰慕先生的才学，召他为侍读，负责讲解经学。长安三年，先生担任同州刺史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神龙年间，先生暮年，告老还乡，归隐老家鹿台山，每日采药为乡亲治病，怡然自得，颇有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风范。

居官，不失本性；归隐，济世救民。高风亮节、豁达开明的先生在我的心里，就是一座高峰，像极了百丈直立的鹿台山。

正因为不失本真，没有成为趋炎附势、溜须拍马、指鹿为马、左右逢源的弄臣，所以先生才能在人人自危的武后时代，在每一天的迎来送往之后，在每一个沉寂下来的夜晚，孤灯独坐，耐得住寂寞，开卷提笔，让心灵穿越雪白花开的杏林，把埋藏在心底的曲子婉转在每一瓣花朵之上。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”。

彼时的先生，一定会起老家的鹿台山，以及穿越林间的牧童的。这或许就是先生的童年时光，抑或他内心深处渴望已久的生活。不然，在先生的暮年，他婉拒了第二次登上皇位的相王李旦的盛邀，在老家的鹿台山采药为乐。

而凡大贤者，必是孤独的，如渭水独钓的姜尚，如躬耕陇亩的孔明，如归隐山林的陶潜，如吟唱竹林的九贤；因为他们读懂了书中的真谛，看惯了人间的冷暖，明晰了人生的进退，而这是一般人所悟不到的，所以谁又能成为他们的知己。

而凡大贤者，他们又是阳光向上的，在他们人生的壮年，也想用自己的满腹经纶，去济世救民，去匡扶社稷，然而世事难料，宦海沉浮，他们不愿忘记了自己的本真，所以常常遭遇彷徨与失意，甚至走上不归之路。

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，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态度、宦海沉浮，却最终更加泰然面对得失，急流勇退，终于走向了人生的完美。

就像先生的进退。

我总认为，人生的青壮年时期、上升时期，是需要有一点儒家情怀的，阳光向上，奋力拼搏，就像周游列国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屡遭碰壁而不馁的孔子；而到了暮年、沉降时期，是需要有一点道家情怀的，顺应天命，随遇而安，就像归隐山林的陶潜。

就像先生的出世入世。这样想着先生，走在初春的先生的故里孟庄，我的脚步轻盈而散漫。虽然第一次拜谒先生，却似乎早已如故人相见；虽然第一次走进孟庄，却似乎在神游故园。

这里的每一条街巷，有先生在静赏逐渐繁茂的桐花；这里的每一户人家，有先生与他们嘘寒问暖；这里的每一条河沟，有先生在河边查看节气的变迁。

当我带着这样的神思，走进群山环抱的鹿台怀，在每一条沟壑之间，在每一段峭壁之下，在每一株山杏树下，我真的看到了先生忙碌的身影。先生匆匆行走，却也留心顾盼，每有药草寻到，则疾步而至，弯腰持铲，一蹲一立，则有岐黄入篓，渐至满载，则悠然而归……

此时春光正好，因为追寻先生的足迹，我的脸上悄悄沁出了汗珠。忽然一阵风来，那种爽，直到心底。

顿然觉得，这春风，似乎刹那间塞满了整片山岗。山杏花的甜香，陶醉了每一个毛孔。

·连载·



(上接第2743期)

王志敏：谋之于宏，就是谋发展大势之宏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对于思想偏于保守的正定来说，缺乏大视野、大方向，借外势、造内势、迎趋势，成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于是，县委、县政府领导班子就步调一致地带领干部群众，在全县形成了不落人后、敢领潮流的大干快上局面。思想观念的突破，自然成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先导。

谋之于远，就是谋持续发展之远。在当时，虽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这样明确的提法，但在全局工作谋划中，已经实际地关注到持续发展、长远发展这个层面了。从产业结构上说，明确提出要摆布好三个产业的关系，稳定发展第一产业，努力发展第二产业，积极开发第三产业。从两个文明建设上，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、齐步走，不能形成跛脚，跛脚走路是走不好也走不远的。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谋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，既看重经济发展的实际利益，更看重保护环境的长远利益。就这样，正定初步形成了三个产业协调发展、“两个文明”和谐发展的可喜局面，有了教育、文化、旅游等多项成果的收获，特别是省会水资源地选址正定，更是为当年的环境保护做出权威鉴定。

因为秉持战略思维，让正定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大思路、大格局，对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好开端，对于后来则是奠定了一个好基础。这是正定赢得未来的宝贵思想条件。

采访组：引进人才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大力推动的一个举措。请你们谈谈当时正定的人才政策，以及他和县委班子都做了哪些具体工作。

朱博华：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，领导县委班子在人才问题上有很大的作为，营造出了一个好气象。

经济发展，关键在人才。近平同志与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看到，各地发展路子不同，有的念“山海经”，有的念“草木经”，正定没有特别之经，就是缺人才。于是他们就把手才和发展联系起来，在正定这块土地上念起了“人才经”。

这本经，还真是让近平同志和县里的领导念大了。从县内到县外，经过反复研讨、谋划，通过内用、外招、上请、下挖、近补、远育6个渠道，用大气力解决人才问题。在实施层次上，则展现为三部曲。

第一部曲，领导班子自己先念“人才经”。聘请高端人才成立县顾问团，借专家学者的大脑，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。

登门拜访，真诚邀请。在北京工作的数学家华罗庚、经济学家于光远、医学专家张晓楼、食品专家杜子端，在河北工作的教育专家潘承孝、科学家邹仁钧、作家尧山壁、画家田辛圃等几十位高端人才，都成为正定县顾问团成员。几年中，他们都亲自来正定，与县委、县政府领导一起交流，给正定以信息输送、科学咨询、决策指导和实际工作支持帮助。全国第一家农村研究所，石家庄地区第一家标杆医院，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搞起来的。由于顾问团的建立，由于这些大专家、大学者对正定的支持和关心，极大提高了正定的知名度，抬升了正定的人气。全国26所大专院校、21个科研单位、76个重点厂家和正定挂了钩，正定从借脑借智的高点，转化为举国关注的热点，又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亮点。顾问团，确实给正定顾了问、帮了忙，让正定沾了光。

第二部曲，全县念“人才经”，解决各方面的人才问题。

“人才经”，首先在于人才大观念，在于如何看待人才，人才在你的心目中是个什么位置。县委、县政府以正式文件出台关于招贤纳士、广揽群才的正定九条。这正定九条，情之殷殷，意之切切，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力，来了一个广而告之于天下。英雄不问出身，无论五湖四海，来正定就欢迎。“上”至国家级专家，“下”至乡镇企业的技术能人，“红”至科研单位人员、大专院校毕业生，“黑”至戴帽右派、争议人物，只要真正有一技之长，能为正定的经济起飞出一把力，县委、县政府都一律开门相迎，真诚以待，用其所长而不求全责备，扬长避短知人善任，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。应招来正定工作的机械、电子、纺织、化工等各行业技术人才，就在古城大显身手。外来人才之外，县内也涌现出不少人才，仅仅是依靠社会力量多种形式的70多个培训班，就有结业人才1.3万名，正定有了自己的“人才供应处”。能够一视同仁、不拘一格地用人才，这在当年无疑是很大的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。（未完待续）

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天香抱柱

传说，古时汝州广成泽畔张家村，有个青年渔民，姓张名水生，某日出湖捕鱼，沉舟而亡。新婚妻子石天香，悲痛欲绝。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，天香只身来到湖边，望着一点渔火也没有的茫茫湖面，焚香烧纸，凭吊亡灵。

忽然间，狂风大作，暴雨骤至。广成泽浊浪滔天，如乱马奔腾，似猛虎扑岸。几丈高的水墙，此起彼伏，排山倒海一般卷了过来。生死抉择，天香急忙抱住身边的石柱，任其风吹浪打，宁死不离去，痴情地望着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的湖面，盼望着丈夫能够飞舟归来。然而，湖水无情，一排巨浪压顶袭来，天香被大水吞没了……

数日后，湖水消退，岸边石柱复出。在天香遇难处的夹石缝中，长出了一株青藤缠绕的奇树。有人说这是张水生和石天香的英灵转世。藤树相依，形似夫妻团圆。后来，渔民出湖捕鱼，都要在这“夫妻树”下祭祀，祈祷平安。

讲述者：夏留
整理者：汝阳天



民间故事